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名人与重庆

「白屋诗人」吴芳吉

蔡佑祥

闻名于“五四”时期,享誉华夏的重庆江津的“白屋诗人”吴芳吉,以创作蜚声中外的《婉容词》、《两父子》、《护国岩词》等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诗篇而闻名遐迩,受到了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等人的高度赞誉。但他的成长过程,苦难经历,以及他的聪颖过人,嫉恶如仇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及特立独行的处世原则,富有传奇色彩,一直鲜为人知。

清华神童

幼时的吴芳吉天资聪颖,机敏过人,从小就显露出文学创作的天赋:他13岁时,创作了1000多字的读后感——《读外交失败书后》。老师批改作文时,见吴芳吉的文章写得太多,就把全班其他同学的作文改完后再来修改吴芳吉的作文。老师提起笔,准备仔细看后修改,可看完全文,觉得文章一气呵成,珠联璧合,哪里还有改的道理,禁不住拍案叫绝!老师随即吩咐用石印印刷全文,在江津各学校散发,一时洛阳纸贵,吴芳吉由此名噪全县,誉满江津,被称为“神童”。

1911年,15岁的吴芳吉和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学者(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的著名教授)的吴宓,同时以出类拔萃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改为清华大学),分在一个班学习,两人从此结下了感人至深的纯洁友谊。

拒交悔过书

翌年,四川同学何鲁因和美籍教师发生矛盾而被侮辱,全班同学愤愤不平,吴芳吉遂被选为四川同学的代表,同校方展开了斗争。到学生会食堂门口张贴大字报,指出美籍老师的错误,要求赔礼道歉。理屈词穷而恼羞成怒的校方则开除了全班学生。清政府的教育总长范源谦闻讯大吃一惊,迅速从南方赶回北京处理这件事情。深谋远虑的范源谦认为,这些青少年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材,这样草率地处理于国于己实乃不利,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采取了调解的折衷处理办法:被开除的学生只要交一份悔过书,即可返校上课。

大多数学生在家长亲友的劝说下,纷纷交悔过书后返校上课,独吴芳吉一人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光明磊落的,哪里有过错可悔!便坚决不写悔过书,这样只身一人被学校无情开除,流落北京街头。起初,他住在同乡的家中,饱受生活的煎熬,后听说天津四川会馆对在京津的四川青年可免费提供吃住,遂辗转转到那儿居住。后来吴宓得知吴芳吉的真实处境后,发动同学捐款,筹集40块大洋,送到会馆。吴芳吉听

说有同学来访,以为是来劝他写悔过书的,拒绝与吴宓他们见面。吴宓不羞不恼,在门外静静地等候着。很久,吴芳吉见门外寂静无声,以为人已走远,便打开房门,吴宓急忙跨入,满脸真诚地说明来意,将40块大洋送给吴芳吉。尔后,他劝吴芳吉先回江津,以免家人挂念。落寞朋友助,患难见真情,吴芳吉心潮起伏,热泪盈眶。

流浪汉教书

吴芳吉到宜昌时,见到一位无钱医病的同乡,贫困潦倒,无力返乡,便慷慨解囊,把大洋全部送给了同乡,自己又落得个身无一文,四处借钱却屡遭白眼,愤而决定徒步走三峡回家,他边走边给上行的船只当纤夫,以便找碗饭吃,历时3月到达木洞,他给家里写信说:我回来了,不要挂念。当他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江津德感坝时,他破烂的衣服没法遮住身体,只能用许多针头来缝缝着。

回四川后,吴芳吉参加了白沙的“五四”运动,相继被四川的永康和乐山等学校请去教书。到乐山学校时,因衣衫破烂,被门卫拦在校门外,校长得知后三步并着两步来迎,门卫目瞪口呆摸不着头脑。吴芳吉先教国画、语文,后教英语。他身材较矮,而讲台较高,学生常见一颗人头在讲台上晃动,有些比吴芳吉还大的学生心生不恭,认为这个老师肚里没有多少“墨水”。但渐渐地,学生发现老师不仅英语讲得好,而且令人叫绝的是:他写英语时,能双手同时向黑板中心移动,写出一行行龙飞凤舞的英语句子,全体学生呆若木鸡,从此对这个年轻老师不敢怠慢,佩服得五体投地。

人民诗人

自谓“幼读少陵诗,深识少陵志。一生受此翁,发愿为翁记”的吴芳吉亲眼目睹了民众的疾苦,军伐的暴行,战争的苦痛,社会的黑暗,妇女地位的低下……这些给他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吸引了他深邃的目光。23岁时,他以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用美妙绝伦的文笔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婉容词》、《两父子》、《护国岩词》等同情民众、鞭挞丑恶、揭露军阀之残暴的系列诗篇,从而声震文坛,传遍神州。同时他不畏强暴,不惧邪恶,用如椽大笔写下了《几莫国行》、《思故国行》、《红颜黄土行》、《痛定思痛行》等著名诗篇,揭露军阀的暴行和国家的腐败,描绘了穷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因而,被誉为“人民诗人”、“爱国诗人”,尤其是他的“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名句享誉华夏,深为郭沫若等一批名人志士所喜爱。吴芳吉这种“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雅不俗,不激不随”的兼师众长,独树一帜的诗体,开创了一代诗风之先河,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对后来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歌被选入30年代的中小学教材,师生们竞相传诵,就是现在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仍能琅琅上口背诵他的一些诗篇。



穿越时空

陪都旧闻

1940年深秋,曹禺在江安完成了《北京人》的创作。在《北京人》里,曹禺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灵魂、内心世界里的细微感情描述出来;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独特性挖掘出来。《北京人》在思想和艺术成就上,达到曹禺创作业绩的高峰。然而,在曹禺剧本创作中,《北京人》是受到误解和批评最多的一个剧本。

《北京人》1941年10月26日起,在重庆抗建堂剧场演出。那时候重庆文艺界人才济济,因为是曹禺的新作,议论纷纷,有几种意见比较突出:

一是说:曹禺写了抗战内容的《蜕变》之后,又去写与抗战无关的剧本,这是倒退。

二是说:剧本写一个封建大家庭没落、瓦解的故事,于是有人批评曹禺,爱恋封建社会的道德与感情,低回婉转地不忍割舍。

三是说:这出戏中出现了个猿人的影子,剧中有一大段歌颂原始社会生活的话,有人借此指责曹禺不够进步,指导思想模糊。

周恩来一遍又一遍地观看了《北京人》的演出,他先派记者了解戏剧界各方面人士对戏的意见,又问了身边工作人员看戏后的意见,然后经

过中共南方局内部人员的讨论,由张颖写出评论文章,徐冰修改定稿,以《关于〈北京人〉》为题,署名茜萍,发表在1942年2月6日《新华日报》。文章说:“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学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这样,就回击了对《北京人》与抗战无关的批评。之后,周恩来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叙谈。他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封建家庭崩溃的描写,十分真实而深刻。同时对曹禺说:“您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这一处是否要修改,请您考虑。如果改起来有困难不要勉强。”

曹禺写北京猿人这一笔,是为了和在封建社会压抑下的人们,不敢爱、不敢恨、不敢笑、不敢喊相对比的;是剧本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曹禺没有为此修改剧本。建国后,周恩来身居国家总理的高位,他也没有对这件事横加干涉,至今这段话仍然保留在《北京人》剧本中。但,对于周恩来和他这次亲切的交谈,曹禺深为感动而且铭记在心。

当年,《关于〈北京人〉》一文在重庆发表后,拂去罩在《北京人》上面的尘土,看《北京人》的观众越来越多。如今,《北京人》已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屹立在经典艺术殿堂。

老重庆

老重庆的衣着

杨耀健

清末民初,重庆男子仍然穿着清代的袍、褂、衫、裤等。土绅流行穿马褂,有对襟、大襟等样式,面料多为丝绸。官吏穿长衫,下摆开两衩,不开衩的称“一裹圆”,为市民百姓服装。士绅头戴瓜皮帽,圆顶,顶部有红丝线编的结子。一般市民戴毡帽、草帽。重庆留学生自日本、欧美回来,穿西装、燕尾服,被人讽刺为“假洋鬼子”。

女子穿披风、袄、裙。披风是外套,形制为对襟,大袖,下长及膝。裙子有凤尾裙、月华裙等式样,有在裙上装饰飘带的,有在裙底下系小铃的,也有在裙下端绣水纹的,颇为美观。后来流行长裤,多为绸缎制作,上面绣有花纹。另外还有背心,长可及膝下,镶有滚边。冬季穿皮衣,有的将里面的兽毛露出在外,叫“出锋”。女学生标准服装是上穿宽袖衫,下着黑裙,令人耳目一新。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率先垂范,引起轰动。

20世纪20年代,北伐军挺进长江流域,公教人员开始改穿中山装。那是国父孙中山喜着的制服,立领带风纪扣,有四个口袋。妇女倾心旗袍,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的口号推翻了清朝政权,同时也使旗袍走向了暂时的沉寂。新文化运动的春潮,唤醒了人们对美的渴望,追求服饰的新颖时髦。一部分本埠女子穿起了改良旗袍,样式趋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自然之美。当然也有顽固派对此颇为反对,说女子露出手臂和腿部“有伤风化”,呈请当局予以禁止。这些腰、西裤、女学生标准服装是上穿宽袖衫,下着黑裙,令人耳目一新。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率先垂范,引起轰动。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时装流行中心,主要接受海派服装影响,以及参照各国驻华大使馆外国人的装束,一时千奇百怪。买办、西商西装革履,手拄文明棍。公教人员或着中山装,或着长衫,胸前别一枚服务机关的徽章。老百姓穿短衫、短裤,下穿大裤筒,买不起皮货,以麻线、草绳系腰。洪帮袍哥穿对襟短衫,青帮人物穿长衫。

女性从单纯追逐艺人和明星的风采,转而模仿社会名媛,宋氏三姐妹成为她们的偶像。旗袍进一步改良,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衩、低开衩,重庆女子在审美情趣上日趋成熟。

周恩来把《北京人》推向经典

石曼

我心情愉悦,哼着轻快的音乐去浴室洗澡,一边想着明天将至的一场大雪。尽管这座城市每一年都会下雪,但我对下雪总有一种喜悦和期盼。

连线上网时,QQ里一条自动弹出来的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标题为“11·17肢解案曝光”。

我点开来看,眼睛蓦地瞪大了,不可置信地看那则新闻——

“11月17日上午9时,在S市红棉小区E幢803室发现一具被肢解的男尸。经验证,死者名叫张然,出租车司机,28岁。据邻居反映,张然平时为人老实,从不与人发生口角,但是跟妻子陆美芳关系僵持,一年后张然突然神秘失踪,半年后其妻陆美芳也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11月16日,有居民反应从803室传出阵阵恶臭,通知了物管人员。11月17日上午,物管人员破门而入,在冰箱里发现一具腐烂不堪的碎尸,碎尸上爬满了蛆虫,不忍目睹。法医断定其死亡时间大约在一年左右,凶手将其肢解后用保鲜膜裹住藏于冰箱,由于冰箱的线路被烧坏,尸体开始腐烂发臭,得以曝光。警方现将陆美芳列为最大嫌疑犯,并展开全面追捕。”

我呆愣在椅子上完全失去了意识,张然死了?而且已经过去了?一年?难道给我寄信和蜡烛的是一个鬼魂?

半晌,我像弹簧一样从椅子上弹跳起来,惊慌失措地从抽屉里拿出邮件单子,夺门而出,直奔红棉小区。

我气喘吁吁地敲开了804的门,开门的还是上次那个妇人,她显然还记得我,皱着眉问:“怎么又是你?你来干吗?”

我捂住腹部,上气不接下气:“阿姨,我想……想知道关于张……张然的一些……”

她立刻打断了我的话,毫不客气地说:“都说了没这个人,我不认识什么张然!”说完她就准备关门,我赶紧用手挡住了门,恳求道:“阿姨,求您了,我知道您认识张然的,我今天看到了新闻,说他……”

“滚开!”她突然瞪圆了眼睛,厉声道:“你要再不走的话我就报警了!”

“妈!阿然没死,他没死,我要去找他,妈。”不用看我也知道是那个女孩子跑出来了,她紧紧地拽着妇人的胳膊,眼神惊恐而无措。她比我上次看到的时候脸更加苍白了,没有任何血色,是那种久居暗室,常年不见阳光的惨白。

妇人轻拍着女孩的手,柔声道:“小逼乖,去睡觉,啊。”

我小心翼翼地:“阿姨,可以让我和她谈谈吗?”

一听到我的话,她的目光又寒了

自从刘丽霞担任省国资委主任以来,下属的二十多家省国有企业中,最让她头疼的就是紫金集团。在2004年出现巨额亏损之后,刘丽霞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紫金机械的重组已经刻不容缓。

上午,蒋效化将向她汇报紫金机械的重组方案。而在此之前,刘丽霞已经收到了一份匿名信,信中谈到蒋效化在担任紫金机械总经理的几年中刚愎自用、任人唯亲,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以至于紫金机械丧失了多次重要的发展机会。

蒋效化倒也承认:“刘主任,你也知道,现在在我们工程机械行业的情况。行业不景气,企业效益低迷。如果不搞减员增效,我实在是撑不下去啊。”

“你少跟我讲客观。人家江工集团,跟你的形势还不是一样,可利润并没有下降,去年还成功实现海外上市。你总看不起人家民营企业,你倒是国企,可你们呢,闹了这么多年,在上市这块有什么进展啊?”

“刘主任,江工集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有负担,机器、设备都是全新的,人力成本也低。给工人的工资少不说,医疗、养老保险都没有。他们打价格战当然没问题。可我们国企历史包袱重,设备老化可又没钱更新,退休员工那么多,我们能不能管,成本当然比它们高得多。”蒋效化忙不迭地解释。

刘丽霞打断了他:“行了行了。池万里给我的材料我看了,引进战略投资者,这个想法还是对的。进行股份制改造之后的下一步,就是把你们包装上市。老池希望集团通过转让紫金机械的股权回流资金,改善财务状况,腾出精力在相关领域展开投资。你要记住,这个战略投资者一定要选一个实力强大和你们有互补关系的合作伙伴啊。具体的有没有什么想法啊?”

蒋效化回答道:“我们正在公开招标。谁的实力强,谁开出条件优厚,我们就优先考虑谁。”

“作为战略投资者候选人,要全面衡量它们的实力。我只提三点要求:第一,紫金集团要保持对紫金机械的相对控股地位,紫金这个品牌不能丢掉。我们原先想保持百分之五十一的绝对控股,看来有点困难,各方面都希望我们放弃绝对控股地位,那至少也要保持相对控股。第二,企业的经营团队要保持稳定,尤其是你这个高管人员,不能想换就换。但同时,借这个机会,也要培养和发现一批年轻的干部,多给他们点机会。第三,员工队伍也要稳定,不能大面积裁员。”刘丽霞说。

蒋效化回答:“好好,刘主任的指示,我一定记下。”



惊悚小说连载(18)

上官午夜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七根蜡烛

起来,像刀子一样,直直地射向我:“你怎么还不走?等着我报警吗?”

“阿姨,您先听我说,其实我根本不认识张然,我是个写小说的,前两天我突然连续收到了几封奇怪的邮件,暗,阿姨,您看这单子上写的地址,就是这里的,还有张然的名字。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了新闻,说张然已经……所以,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跟您的女儿谈一谈好吗?我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她看了看我手里的单子,脸上的锋芒收敛了不少,但是对我的敌意却依然存在。我看看那个女孩,她正缩在母亲后面可怜兮兮地望着我,那绝不是属于一个正常人的眼神。我大致已经猜出了七八分。接着说:“阿姨,我不知道在您女儿身上发生过什么事,但我知道她过得不好,她心里有一个死结,如果不解开的话,也许一辈子都会这样,正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让我跟她谈谈,也许会管用,您说呢?”

“医生都看不好,你能有什么法子?”语气明显柔和了下来。

这时,女孩突然奔到我跟前,抓着我的手,急切地说:“你带我走好吗?你带我去找阿然好不好?”

我再度诚恳地看着妇人:“让我带她出去走走吧,一会儿我就把她给您送回来,我保证。”

女孩的父亲走了出来,挽着妻子的肩膀,说:“让小逼去吧,都关了一年了,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帮助的,她不像坏人,不会伤害小逼的。”

我感激地向他道谢,牵着女孩的手下楼了。她直接把我带到了麦当劳,在一个最不显眼的角落里坐了下来。她点了一桌子的东西,却不吃,只是呆呆地看着,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在她苍白的脸颊上显得格外晶莹剔透。她真的瘦弱得让人心疼。半晌,她喃喃道:“他死了,我知道。”她抬起左手擦眼泪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手腕上裹着一圈纱布,这是一个为情自杀未遂的女子。

我叹息道:“既然已经知道了,为何还这样不开呢?你这么爱你的父母,不是吗?”

她淡淡地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着一种绝望的美。她说:“我所有的幸福就是阿然允许我去爱他,爱到我不能爱为止!”

然后,她给我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资本创客 赵迪 著 基金经理 姊妹篇 长江文艺出版社

“效化,你们两家企业,都是省内工程机械领域的龙头,要搞好关系,不要总打架。”

紫金机械的董事长是年近六旬的池万里,此前担任省国资委副主任,二零零三年被委派出任紫金集团总经理兼紫金机械的董事长。零三年恰是紫金开始陷入亏损的年份。池万里虽然在官场上经验丰富,但并不了解工程机械行业的经营之道,在产业布局和市场开拓方面并没有高深的见地。不过,作为他们这一代领导干部中改革派的代表,池万里一直主张通过兼并重组将企业做大做强。然而,二零零四年的宏观调控给工程机械行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紫金机械当年出现八千万元的亏损,重组进程因此受到了一定影响。直到零五年,重组思路才最终浮出水面,以紫金机械作为重组对象,集团出让部分股权,引进战略投资者加盟。计划公布后,吸引了包括美国瑞星集团、加拿大史蒂芬芬机械公司等两家国际企业以及乾坤投资公司、江工集团等十余家国内企业投标。在这一次的董事会上,将对各方提交的方案进行全面的评估。

按照六十岁的年限,池万里距离退休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作为自己退休前的最后一件大事,池万里当然希望能够圆满收场。要说池万里也是省国资委的一员老将,现任的省国资委主任刘丽霞十年前就曾是他的部下,后来还是池万里亲手把他提到现在的位置。而池万里则被派到全省最大的国有企业紫金集团担任总经理,省委领导的想法也很明确,希望池万里能够以其丰富的人脉和多年的国资部部门工作经验帮助紫金扭转困境。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池万里任劳任怨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唯一的要求,就是把在国资委一起带过的一位副处长柳毅一起带到集团做自己的助手。

柳毅是一个海归博士,精明干练,虽然刘丽霞也有些舍不得,但只好尊重池万里的选择。

“报是报了,但它们的价不高,我看也没什么诚意。”

吃在重庆

一直以来,关于重庆人和湖南人谁吃得更辣这个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也难怪,毕竟重庆人和湖南人都是嗜辣如命的主儿,有这样的争论也实属难免。如果换一个话题,评选中国哪个地方吃得最辣的话,不光是湖南人,恐怕全国人民,也只有重庆人面前低头认输的分儿了。

的确,重庆人嗜辣,这跟他们嗜辣没有什么两样。天下闻名的重庆火锅就被称为“麻辣烫”,可见麻和辣在重庆人心中所占的地位,几乎是半斤八两,同等的重要。想想也是,如果火锅离开了一个麻字,那不就变成正宗的海椒水了吗?味道势必也会大打折扣。

在重庆,辣有辣的级别。麻同样也有麻的“段位”。这从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X X”中加人花椒的分量便可见一斑。“X X小面”通常分为三个等级,一是微麻,二是中麻,三是特麻。如果花椒吃得少一点的,就吃“微麻”;如果嫌微麻吃起来没啥感觉,你就可以要一份“中麻”。要是中麻吃起来还不够带劲儿,那么老板就只好用“特麻”来伺候你了。至于吃完以后,你的嘴巴还听不听话,那就自己的事了。

重庆人不但爱吃麻,而且在说话时,也会有意无意地将“麻”字捎带上。外地人把天上下的小雨叫做毛毛雨,而重庆人则独树一帜,叫做“麻飞儿”。喝酒喝过了,喝过了头,北方人叫喝醉了,在重庆这里叫“喝麻了”。读书的娃儿天不怕地不怕妈老汉,怕遭“理麻”。上了年纪的人带小孙孙,孙孙不听话,老人便只好拿出不晓得从哪一辈传下来的“杀手锏”,“幺儿听话哈,不听话的话,‘麻吼吼’(老鼠)和‘麻老虎’都出来了哟!”这招出手,保证管用。

重庆人天性耿直,最瞧不起那些耍刁摆的虚滑之人。在他们看来,直爽刚正才是做人的真本。因此,如果哪个想在大庭广众之下“麻广广”,吃“麻麻鱼”的话,重庆人是决不会答应的。于是乎,那些短斤少两“麻秤”的商贩,无论其手段多么隐蔽高明,在重庆人眼里,都一律“麻不脱”。大家见了都会群起而攻之,决不含糊。

重庆方言

汉语汉字是一种神奇的文字,比如这个“打”字吧,就可以和其他文字组成五花八门的词汇。打耳光、打屁股、打球、打仗、打拳、打麻将、打气、打赌等等,这些,老外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打油、打酒,老外们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不就是买油、买酒吗,你打它们干什么?还有打什么骂俏,打道回家,不就是男女之间谈情说爱吗,又打又骂的干什么?不就是起身回家吗,你还打那道路干什么?而在重庆方言中,“打”字的用法就更丰富多彩了,试举数例:

一件事,满世界都传开了,他却稀里糊涂,好像还没睡醒,叫做“打梦脚”。风言风语,打胡乱说,装疯卖傻,叫做“打白撒气”。遭人摆布了,收拾了,洗涮了,叫做被人“打整”了。没有个正当职业,整天在市井中鬼混,干些不三不四的勾当,叫做“打滚”,或者叫做“打滚棍”。

“打会”。年轻人人都没听说过这个词儿,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可是一项很流行的社会现象。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每个月的工资收入,除了日常开销外,要想置办点贵重物品,叫“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或者结婚成家,要打造“四十八条腿”——桌椅、立柜、卧床等,就感到捉襟见肘了。于是,便约上七八十个同事、好友,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拿出五元、十元的,集中交给一个人使用,一年轮换一次,这种民间的互助方式,还真解决了不少问题。

“打亲家”。旧社会,有“打冤家”一说,两个家族或部落之间,不知什么年代起结下了孽子,时常聚众械斗,伤人害命;但“打亲家”并不开打,而是两家人结成儿女亲家。类似的还有“打姊妹”,是几个异性女孩结伴为金兰之交。打会、打亲家、打姊妹中的“打”都有聚结的意思,就像用绳子打了一个结。

“打平伙”。原来的意思是几个朋友一块吃饭,大家共同平均付钱,实行AA制;但引申开来,就变成了男女二人同居,因为各自都有所付出,所以也称为“打平伙”。而夫妻感情不合,要散伙时,就称之为“打脱离”了。这些词汇,充分表现了巴渝人的智慧和风趣;有些说法,不仅对老外,就是外地朋友,也常常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呢。

打平伙和打脱离 朱兆瑞